麟原文集

四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麟原前集卷九　　　元　王禮　撰

傳

青春坊傳

[illegible]青之[illegible]子[illegible]吉水廬陵人也年五歲讀李瀚蒙[illegible]誦[illegible]不絕口父母因語之曰此[illegible]夜讀書耕田老人也不過耕學耳自是讀書勤甚以長受業於方[illegible]學[illegible]作孝友誠篤質直好善心

31027

廣氣和强敏有立專以儀刑先哲為事博極書傳不㫁
科舉之習紹興二十七年第進士授袁州宜春簿未上
丁外艱服除改嚴州建德簿欲應博學宏詞科及見新
安朱公熹即盡焚所業慨然義理之學罷官嚴陵亟至
東萊吕公祖謙書院講論經義留數月乃去廣漢張公
栻守嚴陵時未識先生而深知其為人其後書問往復
神交而心契矣蓋先生天資既高復與二三君子游故
所造日益超詣其學以力行為本不事空言燕居端坐

非緒閱經史則省察心情見義如渴無所顧慮與人交
推誠懇惻語約理盡見有親者必勉以孝敬見有子者
必勉以教子見初仕者必勉以事君澤民為志聞人善
樂道不已聞人過惕然如痛在己訓誘後進惟恐失一
士繼任瑞州高安丞撫州宜黃宰俱有善政龔茂良周
必大薦於孝宗召對首論民困兵驕大臣退托小臣苟
媮數事又言用人四事一曰辨賢否二曰正名寔三曰
使才能四曰聽換授稱旨除太常簿啟謝諸公有如懷

祿希世將恐初心之遂亡倘或獻諛取容何待知己之不厚未幾復丁内艱服闋倅鄂州歲滿歸自武昌日與學者楊炎正黄豹李如圭等三十人於槐陰精舍更相問辨以觀其識向閱時既久凡去私進德之方修身應物之道彙集得百餘篇名曰槐陰問答時諸司薦知常州允請得除擬奏事略曰今日之俗惟知得而忘義詔令一下仕者曰增秩乎士曰免舉乎兵曰受賞乎民曰蠲租乎有則欣然奉承否雖良法美意利國而便人視

之如無也蓋為治之道有政有教理義人心所同謂令
世明於理義者難其人不亦誣乎今當精擇百官求明
於理義者為監司為學官為守令為將帥則風俗知義
上下一心陛下又與大臣端本清源所以儀刑萬邦者
不出於他而舉出於禮義將以紹復大業斯無難矣未
上又改衡州當路忌之諷言者論罷差主管雲臺觀寧
宗嗣位越月即起知袁州而病已革矣初先生贄晦翁
以書其畧曰王承告其子毗學之所入者淺體之所安

者深閑習禮學不如式瞻儀刑諷誦文辭不如親承音旨清之讀此未嘗不慨然太息也學之於人切矣宜乎父子至情丁寧而不敢忽也始清之讀語得元祐諸老之說以為世徒有此書耳他日有告以今時諸君子所發明者時坐不安席欲起而從之已而不能則有三焉體弱不能徒行貧無僕馬不可以適遠一也位卑身賤有在上者則不可攀而求之二也世道之衰屈身於勢利者不怪一從學士真儒考德而問業則曰是好名者

三也末云今二三君子之中不幸已死者則無可言幸
而執事者在有可見之便其又奚說語曰經師易遇人
師難遭願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伏惟誨之晦翁復書
曰執事盛年壯氣清節直道發軔雅途既有志於當世
而悅學好問勤勤有加又將有意古人為己之學及其
沒也晦翁為文哭之曰子澄以樂易之資躬篤行之行
立志高雅信道堅深處家庭則孝弟達聞交朋友則信
義昭著居閒則講道著書有以樂衆人之所不樂從宦

則養民善俗獨能憂衆人之所不憂至於收恤宗黨而接引後來盖孜孜焉無不用其至若其樂人之善矜人之惡又汲汲焉惟恐不盡其誠故賢者與之游常幸其有思齊聞過之益不賢者與之處常病其有明汗招過之差然世之賢者少而不賢者多是以子澄得謗寡而蒙毁衆道不得行於一州而齎志以殁是可不爲深悲而痛恨也耶覽斯文先生平生大節可見矣享年五十七學者稱爲静春先生云嗚呼山川風氣之通塞固

亦各有時哉何其生才前後豐嗇之異也由周以來至於宋千五百餘年矣盧陵始有歐陽子為一代儒宗厥後節義文學之士炳炳琅琅層見而疊出於是四方談忠節之邦文章之藪必歸盧陵然當伊洛之學盛行先生身體力行以與朱呂數君子上下論議故盧陵道學得齒諸任自劉氏始而近時邑人士子鮮有知者豈先生爵位不大顯於世故尊而信之者有不若慕忠節文章者之衆歟抑至道難聞師從者少故其傳有幸不幸

歟竊嘗嘆夫由宋而上遡唐與漢世之相去若此其久也而廬陵未有一名世之士出乎其間將時尚不同雖有之而好者鮮遂因以無聞歟至若道學之正如日麗天無異尚者世之相去又若此其近也乃罕有知先生之名識先生之學者其亦可嘆也夫其亦可感也夫

於菟夜兒傳

兵興荆楚沔為藪戶口十餘萬富積寶貨男子從征戍家居者率婦女嫗婢而已有皮工蔡姓者出奸計縱虎

皮為衣手足着銅距長二寸許遇夜匍匐而行若真虎
也踰垣墻破門闥婦人女子悉駭怖竄逸惟害已是憂
雖奇貨重寶盡失惴惴不敢視以為神虎一郡相謂曰
令之財物悖致也其天降罰因是孽而喪耶不然何出
入不常莫能逐也蔡由是日富盡穽其有於床下凡三
歲不敗鄰有袁氏者家惟妾三人一日刺豕蔡市肉不
得怒夜蒙虎皮入其室衆妾匿頃之其一妾謂其二人
曰恐虎去而不畏者踵後入吾室將盡吾有也吾冒死

以覘之緩急汝吾助遂潛往伺於室之奥俄而虎復入人立四顧取虎所不取者妾抱持之大噉虎抉其面躑其脛妾察有異抱持愈謹呼二妾二妾呼四隣四隣集蔡憂弗免褪其皮逃去腰以下未及褪也妾以皮聞之官官命大索得之掘蔡穽室得虎皮半截驗之合籍其家坐其孥梟其首於是君子曰世之肆貪暴以戕害人者蓋白晝之於菟者也蒙其皮為奸於昏夜者彼知僇之身為於菟於白晝而弗知巳者又將誰僇耶殆衷妾

之未遇耳世之畏威俯伏寧韲粉其身而不思除其奸者何智力不妄婦若也嗟夫

戇直夫傳

戇直夫者泰和白沙翠竹里人也返徐掛墓劍不以死倍吾心刺廣酌貪泉不以飲易吾潔皆其先世同姓之顯者至宋科第尤甚升於學者二十二人舉於鄉者五十有七薦於漕者三奏於禮部及精究科賢良科者九而特科恩封世賞拜爵者又三十有四人盛哉丞相文

信國公跋其宗譜可驗厥後中微夫之大父幼孤辛勤斂給與時轉貨訾以裕其家性宇光霽時扶節攜孫尋芳洲渚間悠然自樂人稱為芳洲居士大父既歿夫年日長知問學為箕裘所從皆一時名士業漸成方思自効而元之國事日益非矣於時舉義者爭欲致夫幕下夫知大廈之傾非一木可支即拂袖歸隱杜門求志亂定由吳楚涉淮泗以觀黃河泰華之高深過燕趙齊魯之墟訪賢傑遺跡過悲歌忼慨之士輒狂吟豪飲以洩

胸中之磊塊迨還闢故址理閒田蔬果有畦薑芎有區
葺屋乎清池之上修竹之間有子二人服勞奉養家事
悉不及夫惟娛孫適意而已鄉人招飲率傾其座人初
視其貌若愚至論事說理是謂是非謂非能正人之曲
又似直者焉於是相謂曰古之愚也直非斯人之謂歟
遂目之為戇直夫夫欣然領之謂其知已一日詣踈放
翁求傳其事念夫識量有過人者故為論次其概云賛
曰漢高帝謂王陵少戇武帝謂汲黯甚戇而陵黯所樹

立卒厝國家於太山磐石之安皆社稷之臣也人之戇
烏可少哉史魚病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
退彌子瑕是爲臣不能正其君他日置屍牖下於我畢
矣靈公弔而聞之進伯玉而退子瑕尼父善其以屍諫
故能忠感其君而稱之曰直人之直又可少哉世之從
俗富貴唲呰憟斯咿嚅喔咿如脂如韋者雖累千百緩
急可倚仗乎尼父謂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而二曰戇
諫四曰直諫是戇直誠事君之大節矣使是得一命以

展所藴豈不庶幾古人之萬一而顧混跡流俗以老嘻

贊

王公君直畫像贊有序

贛貳守奉議王公榮忠分府雩陽之六年有議欲歸公
會府者雩之人皇皇懼不得私而有之也則無所窺尋
其聲光於是合力建生祠於南城之隅設像祝其壽又
各繪其容於家猶子弟不忘朝夕見父母之顔色也紫
陽道士蕭養素尤敬愛公是時繪者無慮百餘家而養

素是幅端重俊偉鸞翔虎踞見之者宛然如侍公側也
養素謂予曰數年前紅巾由宜黄陷寧都是邑將爲墟
矣賴公力戰復之民有耕鑿之利事育之樂緊誰賜耶
其後分府於此築城浚池比城完而寇至者幾萬非公
則殺其父兄虜其婦女有其帑積燬其棟宇又安有今
日哉公於雩民德澤在其心傳於其子孫永永且不忘
也非祠與像斯民無以寄甘棠之愛公果何事於此乎
余曰顏魯公倅吉時民未嘗立祠公去後民始祠之至

於令不廢胡忠簡在新州豈有恵利斯民者而新州人祠之是其秉彛好德之不可揜又不係利澤之在民否也矧公於𡺸人生死骨肉其以蜀人事張益州者事公固宜然予聞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使當日城完而寇不至彼且德之乎哉將勞民之嘆無已也今日官府勞民於兵勢所不免患未至則功不形得無有忘大德思小怨者乎養素憮然曰若然非人也長慮却顧者必不爾也噫斯舉奚足為我公報哉第欲藏之後人使

數世之下為政者或聞公之賢拜公之像恥為齷齪汙下而有企其齊焉之思則實斯民子孫之福于嘉養素言不忘本皆民情之真又喜公之有以獲此於霅人也遂為之賛曰

其憂民也有元次山之忠其破賊也有賀拔勝之畧其温然於君子也風日之暄妍其凛然於小人也雷雹之交作識物情於深微濟世變以恢廓倘效用而繡衣將動搖乎山嶽則令之彷彿於紫氣之關殆後之炳煥乎

凌烟之閣者耶

二直賛

達觀氏胡臨江系儒世變扶義惟奸妖是誅頻年賢勞民因無虞一隳防守斃於表醜妻嚴聞而自沈匹夫匹婦自致不朽世祿希榮順降恐後夫骨未寒心擬他媾表茲二直彼也顏厚吁嗟義人吁嗟節婦

麟原前集卷九

麟原前集卷十

元 王禮 撰

題

題芳宇弟繫思卷

右詩文一卷乃王裕伯叔親友為裕而作也裕殁之明年其父芳宇每見此紙輙墮淚因喟然嘆曰吾若火之則影滅跡絶日遠日忘又不能恝然以忍不若命工人裝緝以為卷時舒時卷誦其詩讀其文猶見斯子於几

席之側而吾孫他日稍能識字亦因此可得其父之平
生而彷彿其性情也則是卷豈不足以繫其父其子之
思乎遂標其上曰繫思而欲予志其後嗟乎父子之天
古今所重一體故也見其有廿善則欣然以喜微過則
戚焉以悲況於裕也有羣玉之譽無嘉賓之咎惡得不
繫人無涯之思也哉予猶及芳宇之大父履齋翁垂老
有休子之慟抱孫割甘以娛末路卒賴芳宇以終其身
以亢其門今芳宇復踵祖武蚤失佳兒固人情所不堪

然穉孫未及二齡已知拾寸莛點煕學書是必冥冥之中有相之道詩書之澤未艾祖宗之佑彌深孫孽之達於此乎卜之雖然予也於裕自不能無感於中者矣初喜其往教又悼其亡至是三秉筆焉則大耋之嗟又豈遠於芳宇矣乎裕字啟後有詩三四十首皆可觀并存於後云

題龍雲瑞雙雞圖

兒時聞爾之鳴矍然而起噫今老矣右時夜將唱　使

墻下桑陰而多見此非王道之始耶右伏雌抱雛

題王仲齊所藏小景

小橋流水或後或先踈林平嶼或斷或連熹微兮似郵亭之夕照縹緲兮疑仙館之晨烟不知何處有此景亦欲往買二頃田噫我知之矣其王氏之輞川也耶

題龍頭

乘風雲上天平地三尺水四序以之調三農為之喜海内望龍頭於嗟今老矣

題鷹熊圖

鷙鳥之秋高搏擊與猛獸之山居冬蟄非動物之傑然者乎然擬之智過萬人之英勇冠一世之雄若張良韓信則霄壤不侔矣畫工托物以喻人其寓筆於彼以歸美乎此也歟亦意匠經營之善也

題無詰沅蘭湘竹圖

得習公一幅如此懸之高閣如行沅湘滿目幽致脩然意足復何用隙地丈尺藝蘭種竹哉

題蘭

擷衆芳而周流兮紛總總其蕭艾遵澧浦以回轅兮𢹂幽蘭吾奚佩

題蜻蜓螳螂卷

飄乎上也非點水伏乎下也非捕蟬如化而生如蜺而仙淡墨所至不自知其所以然此雲巢之筆入於神而出於天也耶

題子猷泛剡圖

興到舟行興盡輟改倘屑屑乎主人豈高風於千載

題竹林七賢轟飲圖

書戒沉酗詩美温克諸賢曠達之懷何用爾耶抑諸賢高致衆人未識而畫史姑托之豪飲耶希賢笑此有不廢事者哉孔碩藏之可與友朋同此趣未可使兒孫湛此樂

題古木脩篁圖

風月襟懷瀟洒者千尋之竹雪霜骨格傲凡者百圍之

木托根巻石共此幽獨自常情觀之喜翰墨淋漓之娛目以余觀之殆猶荀陳之相遇千載之下令人仰高風而慕遐躅也

題鍾馗像

尊吾瞻視儼吾衣冠正心以正一家則上下莫不一於正而相安復何有邪氣奸其間又奚事乎靈怪呵衛於門闌昌黎五鬼不足慮進士且返終南山

題萬竹圖

東昌李志高之父竹所翁性嗜竹甞得萬竹圖一見心醉賞玩以怡情有年於玆矣翁既沒志高復命工人完理懸於中堂飲食起處不離其側謝君子方稱揚其孝思既而復徵予言吾想志高見竹之乘風而軒舉也若翁之起坐而欠伸也見竹之雨雪而偃也猶翁之隱几而臥也見竹萌錦籜之環列也若諸孫綵衣之繞乎翁膝也盖他人視畫竹也志高視竹親也其昔人思其嗜樂之所致歟余為題其上使後之登斯堂者觀萬竹之

圖誦王謝之文有以知志高之為人

跋

跋王與定所藏先府君賢賢翁遺訓

吾邑王氏多祖金地長者而楝溪之傳譜系尤著楓墅一派又自楝溪而別也嘗聞其父兄之教子弟之率有典有則詩禮是宗未嘗不想慕而起敬昨過其里惕然淵明長沙之感遂停車弛任而往訪焉遂識與文與定伯仲以及子姪羣從雍雍乎故家之遺風卓卓乎膺門

之偉識又不特予春相知之舊而已也既而與定視予以其先府君遺訓無非舉辛勤孝友務本尚義戒其子孫爲之掩卷以歎人之高明祖父孰無詒謀善後之心然垂訓非難守訓爲難故不羨𥈞始於前而羡繼承於後令其伯仲所自立可謂無忝先訓矣後來者益務封殖其德則天之報施善人將振耀於鄉國豈獨宗黨之榮哉詩不云乎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有志者尚其勉之

跋張文忠公帖

右諸公但思至公血誠以報國政自不必謝僕僕亦不敢受諸公之謝也養浩覆凡三十字張文忠公示初科諸進士免謝帖也欽惟仁宗皇帝銳意文治舉百年之墜典設科賓興思盡得天下儒者用之嘗曰使其中得一人如范仲淹朕志願足矣於是慎簡德望學術之臣俾司文衡而公時在焉進士及第謝座主禮也公之卓行疑其近私抗報之帖辭嚴誼正如此某嘗求我朝科目得人之盛無如延祐首榜聖繼神傳累朝叅錯中外

聞望之重如張起巖郭孝基文章之懿如馬祖常許有
壬歐陽玄黄溍政事之美如汪澤民楊景行千文傳輩
不可枚舉大者深厚忠貞小者精白卓犖所以黼藻皇
猷裨益治道者初科之士為多雖曰一時光嶽之氣鍾
為英傑沛然莫之能禦然亦仁廟切於求賢之念上格
天心當時碩德元老足以風厲後進所致也嗚呼於時
四十五年矣楊先生之子顯始出是帖以示某某語之
曰此先生藥石之訓也楊君其寳之友舊過臨時出以

展玩使由科第發身者能銘之心則必自奮以報乎上職校藝者觀之必無美庄之論其於治道豈小補云遂識其卷末歸之楊君以為皇元科目故事

跋李氏族譜後

西平李氏自唐至今三百餘年二十餘世而子孫蕃衍愈遠愈光皆前聞人立德立功之餘澤也噫盛哉其孫尚敬父子猶惓惓有望於立言君子發揮先美何也其意固欲來者知之克勵克紹以無忝其先烈云爾李氏

子孫其亦自貴望也哉吾於是乎有感

跋歐陽圭齋所作趙宜厚若愚字說後

存心宜厚處世若愚是謂八字之符終身佩服而有餘至若陳言之縷縷豈子所望於子乎

跋中洲劉氏族譜後

中洲劉氏於某為母族自安成運使紹之曾孫曰常昉居永福子孫詩禮淑身安於鄉里重於從政鄉稱善家有孫曰躍將繼警軒宗海先志存修宗譜徵序其意須

惟某也筆巳老矣序何能為然觀從曾大父潮州府君
序其譜曰族之有譜尚矣古存其義而隱其名譜名肇
於漢晉盛於隋唐然多以門閥相高得古義鮮盡思别
生分類之訓肇於書不如同父同族之歎載於詩二禮
有同姓異姓之述春秋傳言文昭武穆周公祚胤之詳
是皆使人子孫不忘其初而知尊卑疏戚之叙某雖欲
復出一喙豈有加於此哉劉氏修譜者所當知也又觀
歐陽文公之序斯譜深幸勝國時江南未遭兵燹故冠

盖之族往往治其家譜不知者以為一家私事知者以為升平之氣象可觀於此令劉氏子孫重修於今日其將復覩唐虞之治也乎姑書此於後以記觀譜之歲月云爾

跋歐陽建寅所藏先世二誥

建寅所藏先世二誥乃宋治平二年所贈歐陽文忠公祖偃太師中書令曾祖郴中書令之寵命也文忠以立朝之姱節蓋世之雄文所以黼黻王度儀範百僚真大

廷之柱石也故上之褒顯其先若此禮亦宜之建寅乃其諸孫收而有之珍藏什襲不啻南金大貝之重崎嶇兵亂間輙囊以自隨而他亦不暇顧孰知九江一變僅以身免此誥亦散於飄風自是戚戚於懷廣詢博訪日征月邁近始得於金陵蔣氏向非建寅惓惓繫念前朝舊物能復歸歐陽氏哉竊嘗以簪纓之後上之當思如文忠立身揚名以顯祖考次之當如建寅保先代之遺美守君子之餘澤不然何以自異於蚩蚩之氓歟噫大

賢之後多寂寞故家喬木可感者多覽卷三嘆

跋馬融忠經後

右忠經十八章東觀馬融所製以配孝經者也夫孝之與忠人之大閑而百行之元也違斯二者何以靈萬物而立兩間哉昔者孔聖以曾參盡孝因言其道遂為經而忠則未之及然有曰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是則君親之分殊故忠孝之名異而義則一也融始擬聖而作此亦有益於名教使人人得其說而遵之施於有政豈

不大有可觀余既得朱文公及吴文正公所刋定孝經錄梓令又得此文雖未敢便列之經然亦托工人以壽其傳誠欲學者玩繹二書之㫖庶幾處而為孝子出而為忠臣則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豈不深有所助發云

跋越國公鍾紹京像後

嗚呼自古女禍之敗人家國可勝道哉於斯時也有能轉危為安真英特之士也嗣聖間韋庶人與武三思升御床博戲中宗從傍典籌唐之國事將日非矣迨臨淄

王入誅韋氏劉幽求預參大策翊賛聖儲震殄元惡以存唐室厥功茂矣於時苑總監任左金吾内屯田使鍾紹京以户奴丁夫之衆亦與有勞皆可謂社稷之臣也何可及哉孰知功大難容奸邪搆怨幽求初流封州再貶睦州死於道路而紹京亦左遷果州禮從越國公之遠孫焕獲拜遺像因嘆當時如劉如鍾者幾何人哉而朝廷未知大用為可惜也因題其像之後以致余之不滿云

跋楝頭王氏譜後

往余先君子梅洲翁嘗修族譜圖繫以名賢所為諸祖墓志銘等作具載先世自唐仲舒觀察江西子孫因家焉亦以為自金地長者曾伯祖南安教授府君有序謂往在章貢嘗與居七里鎮者通譜而茅堂楝頭亦皆族也禮後驅馳鞅掌於嶺南有王同知者從事幕中詢之七里之族也迨歸章貢邀余至其家視余譜牒楝頭之譜乃亦有焉遂以歸我行李雖偪仄惟楝頭宣溪之譜

不敢後抵家問譜於族人無一存者私竊自喜將謀重刋庶幾後之人覯譜而知序之親踈覯記述而知家之閥閱則必有感嘆興起不肯自同於汙賤乃為同姓之匪人久假不歸誘曰淪喪使前聞人累世之所樹立没没無徵其亦可悼也夫令棟頭族子志仲能保先譜及家傳因獲覯吾家潮州府君及南安教授跋語感慨係之謹題所聞於此以志余過歸以復大年兄何如也

跋王子春名字說後

禮近留楓墅子春所有一日之間辱以其先府君及二守馮公子羽所為志仲說洎劉君雲章子春字說示余余閱之盡嘆其言皆可服膺而勿失父之於子也欲其志於學以求其仲之道馮公戒其毋以富貴利達得志為仲當知所以為志劉君則以人物同得天地之心以生天地之心在乾坤曰元在四時曰春在人則仁是也士之希聖賢者必曰求仁日用之間無一事而天地之心不存即無物而非春矣皆藥石之訓也雖然用功之

要未有以告之不幾汎言乎竊聞之格言求仁當自誠敬入先儒嘗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故无妄初九之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孔聖荅仲弓之問仁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則在邦家無怨至是非吾志之仲乎予春勉之與物爲春寶曰茲始

跋小溪郭氏隱居記後

予觀士之懷材抱藝而隱也或跡有麋鹿而心慕乎軒冕之榮或始居林壑而終遑乎鵷行之列出處寧無可

異者哉此𥬇清者之爲難得也西昌郭君與諒隱居小溪之髙田其林壑之美禽魚之樂樹畜之遂則儀曹劉君國録蕭君濯濯文翰以黼黻之矣諒之言曰予無才與藝之足以用世也髙曾以來世居斯土耕食鑿飲使鄉稱善人足矣恶敢有所傲於當世哉與之語質樸沖澹無一毫紛華外慕其表裏如一者矣豈不尚有古人之風乎

跋劉復之雞肋集

復之詩眼前景意中句而深穩有至味如王謝家子弟風流閑雅不失王孫故態如山農野老班荆而坐談桑麻話衷曲語語篤實可聽有詩如此何相見之晚耶吾家靖州府君有雞肋集三卷今君亦以是名詩謙辭也謂食之無得固不可謂不足以當尊俎愈不可姑藏之必有嘗鼎臠而知熊掌者

麟原前集卷十

麟原前集卷十一

元 王禮 撰

說

易字子讓說

大江之南有士王禮字曰子尚以字行於世幾四十年矣一日慨然曰君子不欲多尚人吾奚以尚為哉字之有改古有之也叔向而又云叔譽子産而又云子美矧禮之於讓其義孔恊讓之與尚又聲相近而易易易字

子讓讓謙德也顧名思義獨不有益於予乎客有聞而誚之曰予少之時内師周孔外涉孫吳濟經以權脫儒之迂壯志誠可尚矣迨夫事與志違時勢則然既不易其守胡字之遷且予所讓者何焉予讓曰令夫豐服美屋厚味姣色世之所欲也盡吾智力以求焉未必不獲其一二而甘讓之况其外者乎其外者無厭之性功名之累也古人有一國之讓有天下之讓况其功名之瑣瑣乎客曰吾子大讓如慢小讓如偽推而至於天下讓

讓之至也終亦有不可讓者乎曰有天爵良貴之在我者不能推以與人也不能推以與人豈子之靳哉彼無待於予之讓而亦非予所能讓雖讓不屑予之有者多也客笑曰果予於人也讓乎抑人於子也讓乎予無以荅遂次第斯語為子讓字說

賀子亨字說

賀君嘉會以鄉先生之命易字子亨而問其說於某某聞而嘆曰先生之意微矣謂其以亨嘉期人者淺也葢

君子之修於身施於事見於言必識亨之意而後可何
也亨者陽德之極盛者也於時爲朱明於卦爲離於人
爲君子令夫人之爲人也儲精毓秀繼善成性其光明
正大之體與天地曷嘗少異私欲汩之窒塞蔽明者
暗大者小於是君子小人判焉知養善端擴之使火然
泉達反身而誠萬物皆備則其爲善也孰禦君子之修
於身也若此可不謂亨歟由是處事接物宜厚宜薄宜
隆宜汙宜弛宜張宜舍宜趨如破竹如決隄無凝滯齟

齬左之宜之右之有之其施於事也若此可不謂亨歟以至論議古今盛衰得失曲盡人情作為文章咏物敘事莫不折旋恣肆辭達理順探幽造微冥會賾到君子之言至於亨如此則其文不可勝用矣竊觀世之人性鑿情昏厚薄易置道不行於妻子吐辭如吃幽澀險譎至不可解若是者尚足與語亨之微義哉先儒言之亨者嘉之會也亨乎亨乎其君子成德之時乎賀君為人光明易直無崖岸隅限真韓子所為青天白日奴隸皆

知其清明者詩文尤流動可快而讀於是益信先生所以字賀君者爲有徵云

王生伯温字說

楓墅王與文甫恂恂仁厚君子也一日道書臺入郡過焉以予同宗之老命予姓羣從出拜就中長孫温其如玉可愛既而請予曰是孫與予同生良月名之祖良年幾志學而未有字覬錫之字而惠之辭使有所持循以爲進修之地實徼福之厚也禮辭不獲於是揆名之良

以伯温為其字進而告之曰詩稱温温恭人維德之基而孔門高弟弟子之稱聖人亦以温為首邇之事父遠之事君皆在於和顔悦色柔言巽入而不可以粗暴所謂溫養氣質者政在於此故一言之善或可弭睚眦之怨一儀之恭或可得行世之名執事貴於温恭飲酒貴於温克一動一静之間顧名思義豈不大有益於人哉大父老人之所以期爾者至矣伯温其勉之詩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是為説

吴彦琚彦瑀字説

居所二子既冠矣求字於予因念近世富家子弟類不能涵養德性以合乎中和亦由古禮廢失學者未能講而行之之過也於是字其伯曰彦琚仲曰彦瑀二子拜而受之復求其字之説庶幾聞古禮之彷彿遵而行之不猶賢於求之野乎予喜其慕上之意篤則為之言曰古之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其下車也以佩玉為度其制上有折珩下有雙璜而衝牙則縣雙璜之中皆貫以組

綬上繫於珩又設組左右斜牽之使得因珩之抑揚而衝牙與璜自相擊觸然於二組相交之處用玭珠於其間交納而拘捍之謂之琚瑀故毛傳有云佩有琚瑀所以納間謂納衆玉珩璜上下之間以制其行步之聲也然則有疾徐疏數之節有角徵宮羽之應趨以采齊行以肆夏所以比於樂周旋中規折旋中矩所以比於禮皆琚瑀之功也果奚適而非道耶春秋傳曰改步改玉步有不同則玉聲隨異矣由此觀之涵養德性固有在於

佩玉之功而佩玉之和又有在於琚瑀之力向無琚瑀其間以管轄之則組綬下垂者有不放蕩震掉而衝牙之韻且失之矣何取佩玉之美哉二子誠即吾說而繹思之吾知其能擇地而蹈矣有不為美士之歸乎勉之勉之無負嘉名之錫遂筆之以為字說云

劉仲恂字說

禾州劉君子衡宏達士也余獲交有年數矣其子寳相接於邑庠尤容與之語靡靡可聽既冠字曰仲恂欲聞

其義於余余以踸踔之踪未有以告之茲行語及諾責
愧負深矣於是告之曰說文謂恂信心也聖人於鄉黨
恂恂釋者以為信寔之貌大學傳言恂慄釋者又以為
戰懼故韻書或以為嚴謹或以為溫恭要皆信寔之形
之外者也予嘗以謂士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必有其
基也基者何信實之謂也人能信實無徃而不恂恂矣
有謙退無浮夸有持重無淺踈若人也吾知其可大受
也人至於聖神極矣然功未有不基於恂恂之信實苟

無恂恂信實之資則雖有賁育之勇儀秦之辨良平之智猶五味之本非甘五色之先無素末必有所就於天下也是恂恂雖鄉黨所當先而信實為德蠻貊之邦行矣仲恂恂勉之吾告子者若是而已顧名思義他日所至到其可涯哉何俟於予言是為記

吴良貴字說

人之生也得陰陽之氣以成形健順之理以為性故有人心道心之殊理義道心之所崇富貴人心之所切仁

義忠信天之所賦乃良貴也人不得而賤之故也公卿大夫人之所予非良貴也人亦得而奪之故也是以閭巷之人見夫旂旐揚飛車騎赫奕冠裳之輝煌宮室之壯麗莫不咨嗟而羨慕此知有富貴而不知有理義者也學士大夫則知有理義矣國家用之則安富尊榮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然亦有為貴富所移以其所輕棄其所重則惑之甚者也予嘗謂人能知在我者有得於天之良貴其貴無匹於天下非人所能奪亦非人所能

賤千駟萬鍾有弗顧也三公九卿有弗屑也況肯昧其輕重以此而易彼哉孔聖謂有無聲之樂無體之禮予亦以為良貴者乃無爵之貴而天下之貴莫能或之先也此所謂天爵而非人爵所宜及矣學者可不審其輕重之辨與予友吳良貴故家才子有志於學其將效用於今時也有日矣故推其字之義作是説以貽之

劉仲桓字説

劉生健字仲桓問字之説於予冀以私淑其身可與其

學者也於是告之曰子亦聞詩書言桓之義乎魯頌之辭曰桓桓於征狄彼東南牧誓之辭曰尚桓桓如虎如羆然殆皆美其武勇之意云耳然武勇之為德豈獨軍旅為然哉凡事莫不皆然士之進德修業類非委靡柔懦者所能成而發強剛毅之資必能有以造夫道之極故知仁非勇無以終之為事之不力者人亦往往謂其不武觀大武之六章頌武王武功之成以桓名篇意可見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噫君子之於學也可

不以自强為務也哉雖然若仲桓天資予知其無愧也使之書筆勢犒然有奮拔有骨力使之琴指法蒼然有發揚有蹈厲是皆自强之功也一藝且然况其遠者大者乎健存之中斯桓見乎外矣傳不云乎士何事曰尚志人一已百人十已千亦自强之道也仲桓懋哉懋哉

嘉善字說

嘉善名衆姓劉氏少事筆硯即聰慧過人迨長為郡府書佐練達明敏牘無留滞又喜從士大夫游樂聞經術

嘗問其字之說於予予愛其恂恂謹愿於是進而告之
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厥有恒性說者謂衷善也人
受天地之中以為性故在人之性亦善今子名衷而字
則嘉善宜矣雖然善固善也而嘉亦善焉將子之行已
處事必求無往而不善然後為能盡人之道乎易曰善
不積不足以成名是吾之善貴乎積也傳曰在止於至
善物物之止在乎善也莊周以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
善也舉善而與富貴壽同稱則善亦誠可尊矣吾子知

善之可尊又知善之當止晝之所爲夜必思之誠善耶抑未善耶改其未善以從其善積之止之有不爲善人君子之歸乎懋之哉顧諟天之明命明吾善以復其初也

顧達道字說

顧侯文質之戍鎮廬陵也疏通聰察右文下士閱武之暇惟教子爲先務有子曰和謙重謹厚嘗從顏先生於郡齋於予有一日之雅別數年矣比者過門神完而氣

清言深而慮遠以予嘗有聞於濂洛之學俾說其字達道之說嗟乎達道良友也予敬愛於言乎和也者天下之達道此子思子發明羣聖心法之中欲人喜怒哀樂發皆中節則道之見於用者無過不及矣然道而謂之達者何也以其古今人物所共由故也使其在古可行而在今有所不行在已可行而在物有所不行則不得謂之達矣是道也豈由外至哉亦率吾性中之理而已矣斯理也天命之性也人率之道也有體用動靜而非

兩事也故周子亦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雖然達道始於五典推而極之皆無乖戾其功用可勝言哉達道其勉之

叔慶字說

故人劉君子琚既歿之後見夣於其叔子觀曰吾字汝以叔慶觀受而遵行之非冥冥之中深知子弟之能立足為家之慶乎於今十又餘年矣而叔慶承家以來銳於志斂於事膺門禦侮如霜隼摩天之不可覊臨機應變

如轉圜決渠之不可緩戶役之譴何身任其責而弗辭上以安其兄下以友其弟亦可謂難也已矣予嘗謂善覘人國之盛衰者以人才而善觀人家之興廢者以子弟子弟退縮委靡非家之福也孟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但視理之在我者直與否耳浩然之氣焉可餒哉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蓋積善者集義也事事合理之謂也非退讓不較甘於罷軟者也洪範六三德曰强弗友剛克而

六極一曰弱吾觀人以此而自觀亦以此予觀叔也非劉氏之慶乎雖然尊卑長幼之分不可紊也貧富窮達之機不可測也吾於家庭之間上下秩然安分寡欲和氣藹如則慶在於中矣詩曰豈弟君子干祿豈弟慶豈自天降者哉嘗讀甫田之詩以千斯倉萬斯箱為曾孫之慶皇矣之詩又以因心則友則友其兄為周室之慶叔慶於是兼得之矣故於其請字之義也作是說以貽之

麟原前集卷十一

麟原前集卷十二

元 王禮 撰

哀辭

王公敏哀辭有序

公敏諱蘋梅崗王氏之佳子弟也生於永和其父子隱之貳館在焉幼聰慧讀書輙能記憶稍長下筆清麗可愛愈損抑期進年踰弱冠念山東多魚鹽漆絲之利遂求陶朱積著之理端木廢舉之術因賦遠遊以觀鄒魯

聖賢之高蹤燕趙豪杰之遺烈其志誠可尚也既而白雲在望定省情深方樂綵衣之娱俄有玉樓之召父子天性孑隱其能已於摧慟之情乎雖然公敏有弟足以終其養有後足以嗣其傳可無憾也况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堂上之戚亦宜釋矣士友謂古之順於父母足以解人子之憂則稱揚其子弟之美以傳之後或亦足以解嚴君之憂遂相率文翰以哀之禮又烏得不有以慰其親之心乎辭曰

璜沉珮委兮瑤氣拚而無光蕙枯蘭殞兮誰與惜此幽芳所謂伊人兮階庭之良倏幽明其相繼兮行道猶為之慘傷親之望子兮其意孔長撫重服之逆就兮增老淚之浪浪明昔喪於西河兮或者謂其不明嗟彭顏之前賦兮又何怨乎彼蒼衆萬之生不可齊兮終同盡而茫茫吾聞目不瞑於卒養兮夫豈無乎孝方存而親者靡滯繫於懷兮已逝亦隨化而飄揚冀解弢而墮袂兮抗遺響於九章

高州通守馮公哀辭

嗚呼馮公之沒也禮既哭之忽忽累日目忘所視手忘所持足忘所適非獨予思之切也士類慨鄉國之無人其眷眷不忘猶余也九原不可作百身不可贖則欲論次其平生庶幾來者足徵每欲援筆輙懷抱作惡欷歔黯然以止噫可終無言而已耶公詠新人也父子自為師友延祐科興治春秋破去百家傳註發大義數十逆素王之志於千載之後庚申鄉試考官以義與胡氏小

異將斥之圭齋歐陽公得所賦科斗文字以蟾兎問荅大驚賞曰大華峯尖忽見秋隼未足以喻奇俊以示麟洲龍公公時主試亦嘆曰空中起五鳳樓若天造神設奇哉亟擢之由是名動遠近試禮部又以不專主胡傳斥癸亥再貢亦必用已意參先儒會試陽燧賦尤冠倫凡為文恥同衆見雖肯綮盤錯皆委折條達無難言者既及第丞漢陽遇事視理曲直雖權要不避老姦宿黠側目之大府知其才委同岳陽興國分修省署公親領

官直與物對給不勞一民視二郡任富民司出納者費
半而功倍遷鄂省照磨往海北與二司議鹽茶法衆皆
悅服布赦恩於澧鼎辰沅靖思播所至無留滯悉却餽
賮未一月而返師臣敬禮稱嘆曰使乎使乎可謂不辱
君命矣鼎有猾吏姊歸巨商夫死無嗣吏有其貲財十
萬厯十三年冬巡率指為外帑省委督郡官遂直其事
廋其人雖積金不顧尹上猶有鄭巡檢龍泉尉者皆以
僞楮事誣人枝閉蔓引領吏卒近百人出入數郡民竄

田蕪綿數十年不絶公涖政七日盡滌除之後以骩骳不獲乎上因事白而名益彰提學湖廣士恥名浮貳守高涼摇不豪植蓋仁而不為姑息義而不為矯激故與人言必信謀必忠樂善疾惡是是非非直言不為吐茹訐者險者不敢迹公庭而疏通坦夷之士日客姪甥之無怙恃者育而昏之所識窮乏者必有拯焉水窓劉先生著通鑑綱目書法公携詣京師而表章之遂大行於世嗚呼公之文學政事行義人所共知而今猶縷縷及

此者感知已之難遇而無所寄其情也猶記兵火之後
公還新居齋閣顯敞園池映帶禽魚飛躍顧而樂之謂
禮曰來者不可知故舊懸隔在亡無誰語者幸吾廬尚
存子時來談笑其中以慰衰老又嘗語其子曰周仲衡
王子尚熊伯穎三人吾畏友也每聽其文令人豁然以
喜汝善事之嗟乎自今以往善焉而無與識也疑焉而
無與質也言何由而知其要德何由而知其奧也有過
西州門之慟有經眠食地之感而已也公諱巽翁字子

羽生壬辰年六十三與兄子將先生頡頏科第叅政許
公有壬字其堂曰雙桂云余序其概而哀之以詞詞曰
嗟至士之徂謝兮超虛躡空挾飛仙而為曹生無所累
其衷兮返太初以遊遨風為車霞為蓋兮芙容之冠雲
錦之袍閲下土之難平兮叩帝閽而永號豺虎鋸牙喙
善人兮冥冥礫之焉所逃顛亂濁而鮮歡兮靈烈烈乎
崑崙之高忱逍遙以自適兮我何為乎心怛忉

啟後姪哀辭

噫嘻慘哉秀而不實宣父深嘆予於啟後姪惡乎不為
之盡傷也啟後年甫弱冠為學知方容止辭氣雍容和
緩藹藹然王謝家意象嘗謂家庭似此雖多奚厭三年三
月以毒証殞於蕭氏之館衰老歸自郡城惟見新塚阜
如惡乎不為盡傷也耶既往臨之日邁月征猶顯顯心
目不能自釋遂為詞以哀之庶以慰斯子於九京亦以
慰其親桑榆之日也詞曰
朝暾烜其離海兮陰霾勃勃以翳之嘉木蓊其增楙兮

風挾雹以瘁之修短數固有定兮子遐欷歔而不自禁
磨牙吮血聞於脫命之叟兮宜驚骨而折心地下塡虎
咿嚘兮怜生者之影單莫之為而為者天兮亦何用此
控搏知乎目不瞑於仰事兮亦懸情乎破鏡之分牽衣
之幼幸堂上身其康强兮獨者自古而多壽

反招魂

反招魂為羅浮翁作也翁盛年步蟾宮有子尚覲亦克
踵武晚為諸侯賔客白髭紅頰陶然自適處亂日如平

世不以毫髮世故經心吾意或者其散仙也一日無病
而逝孀舊悲其永隔或謌招魂以歸之王禮聞而非之
曰真誥言古聖賢忠義忼慨之士無不列天上官府安
知翁不挾飛仙往來於無為之表而以超出險濁之世
為快者乎嗟咨涕洟以招之滑其魂矣非出世見也於
是為反招魂之詞詞曰君毋招魂天地之性人為貴些
氣凝而來渙則鋭些星辰河嶽幽明更遞些昔步蟾宮
出凡類些嫦娥望予撰轡折夫丹桂些游戲人間歲復

歲些下方不可以久住日興替些人化為獸龍變蝘蜓
些朽骨如山蟻穴蔓縈些紫騮文鸞粉黛揚聲此、兼黨
臑若蔗漿冽馨此、困苦乞奴餓鬼伶俜些華屋層臺飾
帷束組些沉薰蘭膏不知寒暑些立人簷戶卒無杯土
些白及差差弱食强取些負乘揚揚冠履易所此、君毋
招魂、翁豈能與並處些網罟日家物耗民悴此、狐嘯狸
號陷穽滿地些君毋招魂、翁何樂乎斯際些嗟今之人
瘠世肥予些不有陽譴必陰誅此、誰如是、翁經訓菑畬

些苦淡如甘榘不踰些君子之澤有可怜些似而不似
猶斬其傳些誰如是翁有子有孫些子孫既多又賢且
能些君毋招魂翁死猶存些一屈一伸知去來些生全
其靈逝也必有所為些蓬瀛清安何不可歸些回視下
界有足悲些于嗟魂兮四方上下胡為乎招之些馮虛
御空升降飛揚些無天可階無施可行些自然之門無
為之鄉些返吾太初大且剛些從天不老凋三光些於
嗟魂兮毋為聽彼巫陽些

張氏五子字辭

族弟有倩曰張伯玉果斷有為承家潤屋五丈夫子森森彧彧出就外傅秀眉清目求字請辭因以自勗我思聖門問仁孔淑其答子張五行聯屬今以命子錫爾景福人之為人筋骸檢束心能主一容則嚴肅處事待人罔有傾覆蓋曰士恭守此忠告恢弘大度君子之腹器量褊窄致尤取辱於人有容人亦悅服次曰士寬無爾局促身立於信猶車有轂無轂奚行失信斯悤季路無

盟片言折獄仲曰士信言貴可復經綸務勤并力為戮
學在敏求機貴神速少有怠忽功遲勢蹶次曰士敏匪
解夜夙仁者之澤如水滲漉利濟存心施於孤獨或飲
食之或分金粟季曰士惠隂功可卜五者之義譬之竹
木人資戶用無間伯叔恭而信寬兼備乃足非謂敏惠
各專一曲以是求仁仁道愈熟會爾肩親招爾近局時
出行之遠邇和睦懋哉懋哉子辭可讀

紉蘭軒辭

紉蘭軒者吾廬陵太守湯公曩居臨濠所葺也攬物潔芳興寄高遠有溪逸巖遁之趣廬陵王某慕其清風為作紉蘭之辭辭曰

謇吾好此奇服兮集菲菲於衆芳釆芰荷以為衣兮被薜荔以為裳惟茝蘭之為佩兮怳古人之所孰無滋而有刈兮樹九畹於沅湘年既深而日茂兮玉茁芽之琳琅豈藪幽之長處兮占托根乎帝之鄉曰嘉卉之閴世兮待重麗之大明紉之以佩不負其香不紉於佩於蘭

何傷纚纚蘭寔君子之良揚廷彙征邦家之光

雲屋辭 有引

雲屋上人受業白下大雲院簡默靜重真方外士又於院事有所興作不愧佛者與予相好也作雲屋辭以貽之且邀能文事者共賦焉辭曰

陰陽聚兮油油出山川兮被於九州其仁如堯兮覆我下土穀我民兮有年以雨雲之歸兮密爽宿我簷兮依其屋極友方外之無心兮於焉憇息萬物自遂兮繫予

何力有華者椽雲分半間號為雲屋何日而還湫有蝮兮林有號與爾遨遊思兮無有後難雲屋兮雲屋山中兮多福世洶洶以勞生兮吾將從子於橋之陰於澗之曲

陸氏四子字辭

客有過予誦陸侯之賢曰茲非豈弟君子干祿豈弟者乎既又及其子弟之美曰茲非維其有之是以似之乎於是歷舉其名若字屬予為之說予應之曰字之有說未古也古者冠而字之三加皆有祝字之辭祈以成人

之禮也予請倣其辭以繹其義亦猶行古之道歟客曰

唯唯爰叙以辭曰

有形有名品彙皆然人多萬物字以表賢約情尊性毋

使或偏顧名思義猶佩韋弦咨爾伯經理貴持循智貴

流轉經則守常權則通變人之大經三綱五典入孝出

弟堯舜非遠咨爾伯陽乾坤清明萬象開張陽德君子

純粹善良郊麟藪鳳惟時之祥自強不息無怠無荒咨

爾伯瞻顒顒敬慎威儀禔身過者屬目泰華嶙峋爭快

先覩御雲景星望而弗畏茂譽曷騰咨爾伯凝道在吾躬學以聚之弗積於已用奚由施凝道之端實本於學俛焉盡力德修罔覺嗟嗟四子陸氏之英必振其宗必洪厥聲吳有伯言才兼文武唐有敬輿參決可否將相之門必復其初無忝爾祖以培慶餘

麟原前集卷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張　培
謄録監生臣儲夏書